

致新春

张凡修

像凿冰的人凿了一冬早春乍暖还寒那一隅的鳞片。新春多好呵我当选择鲜花、嫩芽及一切新鲜的事物去热爱，晨曦微露朗朗星空早春的气息，湿淋淋的雪将化未化时我想接一根柳丝到屋子里让木质的心溢出芽孢而痊愈周期遥遥。夏天尚远令我安于惆怅安于这尊瓦罐一样的肉身变得沉缓而平静我安于，还有一部分光亮与他人分享并微笑天色渐明。轻寒乍，一寸一寸移动某种向上的不顾一切的爱。有所悟，有所准备

过年

王晓敢

掬一朵早春，像一场婚礼梳妆成，初一到十五的莺声燕语推开它除夕零点的一扇窗仿佛推开了那热闹房里的甜蜜芬芳让你回家点燃花烛

用一支悦耳的喇叭去吹响一张张如花般的笑靥让所有带来的牵挂和乡愁啃进最旺的灶火，让烧灼烧成最美的丰盛年味烧成最温馨的团团圆圆祝福，那缕缕陈年老酒醇香随着袅袅炊烟，它们和幸福、安康、期盼一同生长

新年新春像一群鸽子在春天里翱翔得那么灿烂

一个动词

彭涛

宰年猪，买福字炉膛里，火生起来心情，也就激动起来扫干净院子，穿上新衣服

汽车认识路，路认识门母亲的耳朵，能辨识脚步声一家人，围坐在桌旁三杯酒，一肚子话

年的红火，染红了每一张脸那么多，有营养的日子叮叮当当，像一个个动词响个不停，过年也是一个动词

醇厚的年味

路红顺

飞舞的雪花清新了年的向往在外的游子开始规划返乡的行程一碗碗煮浓熬香的粥饭把年的距离越拉越近绚烂的礼花飞天的二踢脚把人们带进了全新的境界

年味醇厚是满大街都能听到的母语熟悉得叫人心跳是巷子口烤红薯的叫卖声每一声都把日子叫得流出了蜜是母亲蒸的枣花糕温暖所有人的记忆是父亲精心做的年夜饭让舌尖布满了思乡的味蕾

是大门口掌起的红灯笼高高悬挂出平安与吉祥是门楣上粘贴的红对联渲染出的热闹与喜庆是窗户上贴满的红窗花凝结出的幸福和美好是喧天的锣鼓洋溢出的富足与自豪

龙里有魂

潘江涛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华夏族日渐强大，并不断融合其他部落，作为部落联盟的共同体，其图腾也随之包含了各个部落的特征。《山海经》里关于“人首蛇身”“虎头蛇身”的记载，可能就是这种演变过程的遗迹。

直到秦汉，龙的形象还是比较简陋简单，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上，龙还只是长着角的蛇。之后，人类艺术水平不断提高，龙的形象不断吸收其他动物的特征，外形更加完满，特别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利用人民尊龙敬龙之心理，把皇帝说成是龙的化身，称其为“真龙天子”，使龙的形象威武尊严，更富有神秘色彩。但只要仔细观察龙的特征，就不难发现，“龙”仍是多种动物形象的复合体，饱含着各种文化信息。

现代学者闻一多说：龙为图腾，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他在《伏羲考》中写道，当初部落林立，各有图腾，内中以蛇图腾最为强大。各种图腾合并与融合，以蛇为基调，兼并吸收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和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等等，最终形成了龙。

龙图腾的糅合，是中华民族审美的选择和心灵认同的结果。它的每一部分，都蕴藏着一个民族过去的和心灵的秘密。闪烁其间的民族灵魂，是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上下五千年一脉相承的真正原因。

时至今日，尽管岁月抹去了一段又一段的沧桑，却也翻开了一页接一页的盛典，而唯独龙之图腾，历经千年，亘古流传。更为确切地说，岁月留下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包容与和谐。

三

文化是民族之魂，辰龙更是中华文化造就的灵物。

其二，龙的形体。出土文物与远古传说都表明：龙的形体蜿蜒而曲折，颇像稍纵即逝的闪电。《山海经》记载，有一“雷神”，“龙身”，敲打其腹部，就会生发“隆隆”鸣雷。古文字中，亦有“龙”字从“电”偏旁部首的。

其三，龙“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云从龙，龙致雨，龙吐火”，等等，恰巧是雷电的写真。靠天吃饭的农耕时代，风调雨顺，是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的共同话题。为此，人与天对话，与龙对话，渐渐传承为风俗，积淀为文化。

其四，古人最重天象。他们对电闪雷鸣、狂风暴雨、森林大火等自然现象，无法一一解释，便以为是“神灵”所为。而最刺激视觉、听觉和震撼心灵的，莫过于电闪雷鸣。

只是，造“龙”是一个叠加的进程，这会让心中之“龙”越变越玄。久而久之，龙之形态也呈现出多元化构件的拼接，渐渐完成龙的融合和升华：从龙的造型到龙的灵气，甚至龙的精神。

二

自然界当然没有龙，中国龙其实是氏族部落的图腾，一种民族文化的象征。

相传，远古时代人们还过着原始社会的部落生活，每个部落都以某种动物或植物的形象作为标志，这就是最早的“图腾”。

中华民族的远古祖先华夏族，居住在黄河之滨，其中就有以蛇作为图腾的部落。东汉《论衡·讲瑞篇》说：“龙或似蛇，蛇或似龙。”龙、蛇之变，仿佛自然而然，十分容易。

如此说来，龙的原型应该是蛇。先民从事畜牧或耕作，在原野上最常见最畏惧的爬虫，就是蛇。民谚“长虫过道，大雨来到”，便道出蛇的神奇之处。



田间烟火气

刘诚龙

放假了，刚刚到家，小包都没放下，一脚踏老屋，“进屋一声喊，老娘乐呵呵，何以涂废气，三杯老叶茶。”夜里与家人小坐，咸咸淡淡，拉呱些许话，全无洋泾浜，有的就是些家里小事，“居村话切换，洋语转桑麻，睡梦何时醒？次日十点加。”

十点多，山雾散去，阳光好得不得了。与妻子胡乱吃了些饭，约去田间地头散步。深冬的田地，除了偶尔见一朵一朵不知名的小花，一苑几苑没名字的绿草，夏日葳蕤秋尚余威的野茅，壮气消磨，杂陈于野。

这里原来是稻田，很多是田做了土，不种水稻，种玉米，玉米早收割了，土地泛白；有些还种着蔬菜，白菜、萝卜、油白菜，给一片黄底的宏大冬景点缀了些许江南的绿意；还有也不知道是何草，草高于人，密密麻麻，不是芦苇，而似芦苇荡，草顶顶着一节小辫，辫结白絮，有风吹，如柳絮飞，阳光之下，如雪花白。

江南山在，江南不枯。散步田头，又望山头，田头一片黄，山头一片绿，便与妻子杂草中寻路，曲曲弯弯，到得山腰，山里枫树高耸，株树横枝，间有青青翠竹，破了强势寒冬，挺住了江南色调。

只是荆棘塞途，丛莽拦径，进不到山深之处，恰好山腰有土，原也是田，田上有埂，埂上有草，埂做了沙发，草做了棉垫。与妻子席地而坐，背阳而坐，呼的是山林绿气，晒的是冬日阳气，静静的，安安的，闭着嘴，闭着眼，停住一段时光。

睁眼，忽见几处青烟起，不起自屋顶，而起自田边。袅袅青烟，青蓝之烟，不是炊烟，炊烟是晨起，柴火烧灶，这是冬日午后，田边烧草。

乡下人都会知道，这是在烧草木灰。锄却杂草，刮了草皮加土，凑成一

堆，点个火柴，叫烧草木灰。田埂与山边，尽是齐腰深甚或是盖过头的茅草，乱卷胡翘，仿佛美少女不理鬚，仿佛大帅哥不剪发，难看死了。

乡亲到底闲不住。手持一把锄头，腰揣一把柴刀，顺高砍，一锄锄几刀刀把杂草与杂木，剥笋壳也似，剥出一层土皮，但见田埂田坎，有如美女修饰，帅哥检修，整洁清爽。乡亲把这些长杂草与小草木，加些山土，合成堆子，烧将起来。

草木里有甚虫子的吧，许多么蚊子藏在草丛草根，一起被刨下了土，投入火中。草木灰是好肥料，虫子与蚊子都化作了有机肥，肥力自然了得，烧于菜园肥菜园，烧于稻田肥稻田。我娘爱干这活，不止冬日，便是春耕夏耘，也常至菜园与红薯土里，把周边草木全给修理，田边坡上修得齐齐整整，放一把火，烧了草木灰。麦子好像最爱草木灰，麦种入土，老娘担一担大雨掺和，大雨者大糞也，尿叫小雨，谁说农村人不雅？这词雅得入古，这事俗得入土。大雨浇草木灰，老娘手套都不带，直接手抓，抓一把灰雨，撒几粒麦种。麦子活在肥中，来年长得格外茂盛。

抬眼望，山那头，田那边，升腾起许多股青烟。午后无风，山村静谧，居然让我看到了孤烟直的大漠壮景。细火慢爇，青蓝烟气慢慢生长，不飘、不散，直升、直立，烟气紧敛，合成一股烟柱，长成一棵烟树，一棵、一棵，又一棵青烟，在苍黄的田地里，长出烟一样的树、树一样的烟。那烟有些迷蒙、有些写意，不薰鼻、不呛人，细细闻，倒有淡淡草木香。很多乡亲趁着阳光，准备着壮实来年的庄稼。

我与妻子坐半山腰上，静静看着田野，似在看一幕冬日里徐徐开幕的大片。

“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象，现在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恩格斯语)据古籍记载，“黄帝从雷精起”——黄帝的母亲在郊野遇雷电感孕而生下黄帝，“黄帝如龙之体，主雷电之神”。也就是说，黄帝是龙，是雷神。

黄帝，即轩辕，传说是中华民族的先祖，故而“炎黄子孙”被世人称为“龙的传人”。《说文解字》说：“龙，鳞虫之长。春分而登天，秋天而潜渊，物之至灵者也。”

龙，变幻莫测，无所不能，是华夏民族的思想意识和文化特色的体现。由此产生的神话、传说，或口口相传，或见于笔墨，流传千年。

中国人爱龙敬龙，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龙。

于思想，有龙马精神。于民俗，二月二龙抬头；端午节赛龙舟；龙灯舞狮闹元宵；六月六晒龙袍。于艺术，北京北海九龙壁有635条龙，天安门上有2600条龙，故宫太和殿有1265条龙，一对华表上的龙，更是以其精美的造型和飞动的气势，向世界展示着无比雄奇的风采。于文学，形容住着之美，叫“龙肝豹胎”；形容地势险要，叫“龙盘虎踞”；形容神采非凡，叫“龙章凤姿”；形容声音洪亮，叫“龙吟虎啸”。于人生，英雄对垒曰“龙虎斗”，英雄失势是“龙困浅滩”，英姿威武则是“龙骧虎步”；老年人要发挥余热，叫“苍龙日暮犹行雨”；年轻夫妇生下孩子，最大的心愿就是“望子成龙”……

龙是一种隐喻。“种田靠依，布雨靠龙。”金华汤溪人把车水用的水车叫作“龙”。有此“水龙”，荒芜旷野，“油然沛然，稼穡勃然；寂焉静焉，仓廩盈焉。”

金华地势藏风聚水，史上罕有大的自然灾害。老一辈华人便说，地之宜居，人之福气，盖因北山有个双龙洞，潜伏其间的青龙与白龙时刻护佑八婺



荸荠注事

孟祖平

汁，清脆可口，既可作水果，又可作蔬菜，由于有较高的营养价值，人们将荸荠称为“江南人参”。

荸荠，脆嫩多汁，可榨汁饮用，在古代常作为食疗之食材，清代著名医学家吴鞠通有名方“五汁饮”，就是用荸荠与梨、藕、芦根和麦冬榨汁等配合而成，这五种食材之汁，都是甘寒清凉养阴之品，很适合刚开始发烧及高烧刚退的患者饮用，记得小时候我生病发烧，奶奶就曾用荸荠与雪梨炖煮成汤让我服用，至今记忆犹新。

荸荠形状及味道与栗子十分相似，由于在地下泥里结成果实，宋代郑樵《通志》将荸荠称为“地栗”；荸荠叶子跟葱很相似，温州话称荸荠为“荸荠葱”；荸荠从正上方向下看，又像铜钱，所以荸荠又称“钱葱”。在古代，荸荠又称“荸脐”，其扁圆果实中央有小凹坑，上有一粒纯圆的芽，样子挺像元宝，因此在江南民间，常把荸荠比作元宝。有一次，去妻子老家江苏宝应，途经苏州、无锡，发现当地有冬至日和除夕夜吃“元宝饭”习俗，“元宝饭”用黄豆拌入大米煮成，在米饭中放几个荸荠，吃饭时先将荸荠夹出，被称为“钳元宝”，有“来年福财两旺”寓意。荸荠，谐音“毕齐”，北京人有习俗，过年置办年货，荸荠是必备之食材，只要年货中有了荸荠，年货才算“毕齐”。

20世纪80年代，杭州城北康桥半山电厂附近，有一大片荸荠地。春季，荸荠出新芽；待到夏季，荸荠茎叶长高，细细长长，犹如鲜葱，绿油油一片，布满田野；秋冬时节，荸荠叶变红，大田里火红一片，犹如无数火凤凰降临；荸荠成熟之时，农民会从湿润的泥土地下脚挖荸荠。挖荸荠非常辛苦，需用厚实的感觉；现在杭州、南京等地还将深赤褐色叫作“荸荠色”。荸荠削去薄薄外皮，肉质洁白细嫩，江南人称之为“荸茭白”，当年迷倒郁达夫的杭州美女王映霞，就有“荸茭白”的雅号，可见美人肌肤之白。

荸荠是江南“水下三宝”（菱角、荸茭、芡实）之一，大多生长于江南水田，有淡淡的脆甜、甜丝丝的清香，充满浓浓的乡土味道，古代诗人常将荸荠和田园风光联系在一起，宋代陆游《野饮》中就有“溪桥有孤店，村酒亦可酌。凫茈小瓶炊，丹柿青篾络”之诗句。

荸荠，食药两宜，是冬季清火解燥的绝佳食物，荸荠肉质洁白，味甜多